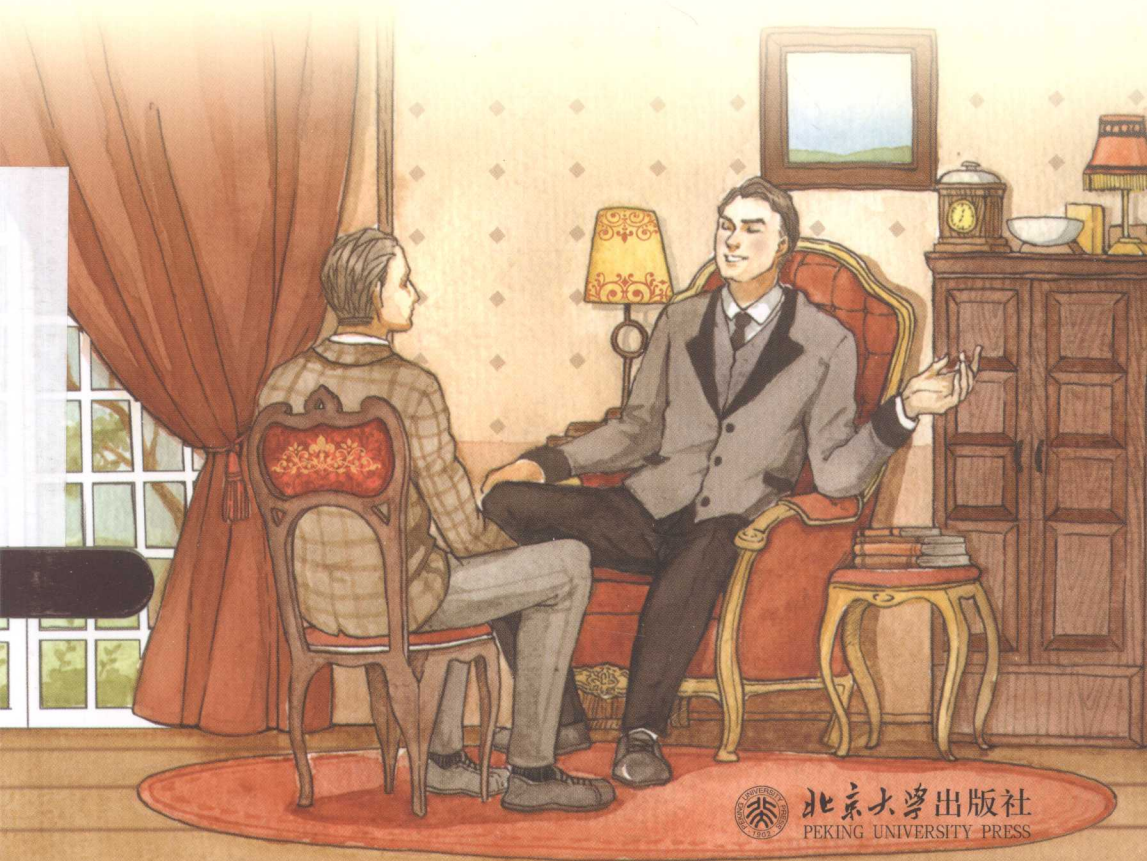


小故事  
大作家讲的

# 神秘的访问

[美] 马克·吐温 著  
叶冬心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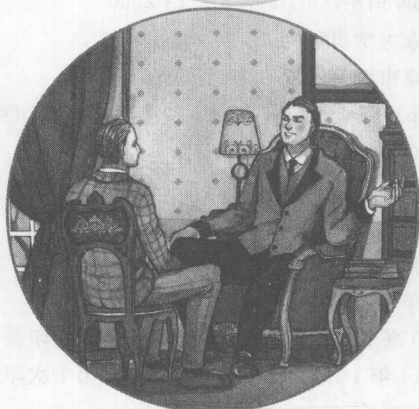
014025285

1712.44  
97

大作家讲的小故事

# 神秘的访问

[美] 马克·吐温 著  
叶冬心 译



北航

C1712377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712.44  
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的访问/(美)马克·吐温(Twain, M.)著;叶冬心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

(大作家讲的小故事)

ISBN 978-7-301-21786-3

I. ①神… II. ①马…②叶…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1118 号

书 名: 神秘的访问

著作责任者: [美]马克·吐温 著 叶冬心 译

点评文字撰稿: 其 扬

丛 书 策 划: 邹艳霞

责 任 编 辑: 泮颖雯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21786-3/I · 2560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子 信 箱: [zyl@pup.pku.edu.cn](mailto: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85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2.75 印张 15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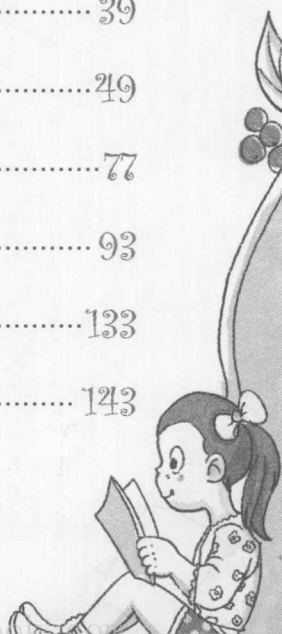
善良是一种聋子能听见、盲人能看见的语言。

——马克·吐温



# 目 录 *Contents*

|                |     |
|----------------|-----|
| 神秘的访问.....     | 1   |
| 火车上人吃人纪闻.....  | 9   |
| 大宗牛肉合同的事实..... | 21  |
| 竞选州长.....      | 31  |
| 我如何主编农业报.....  | 39  |
| 一张百万英镑钞票.....  | 49  |
| 狗说的故事.....     | 77  |
| 三万元的遗产.....    | 93  |
| 我最近辞职的经过.....  | 133 |
| 田纳西州的新闻业.....  | 143 |





## 目 录 *Contents*



|                       |     |
|-----------------------|-----|
| 一则真实的故事 .....         | 153 |
| 皮特凯恩岛大革命 .....        | 161 |
| 法国人大决斗 .....          | 177 |
| 我从参议员私人秘书的职位上卸任 ..... | 19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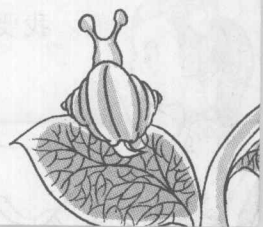




## 神秘的访问

带着问题读一读，你会收获更多

1. “他在最后关头递给我一只大信封，说那里面有他的广告，说我可以那里面找到一切有关他的业务的细节”，信封中真正装的是什
2. 主人公的“非常阔气的朋友”帮他想了什么办法来避税？



我最近在这里“定居”，首次注意到我的是一位自称为“估税员”，在美国“国内税收局”工作的先生。我说，我虽然以前没听过他所干的这一行，但仍旧十分高兴会见他。他就了座，我不知道该和他谈什么好。然而我意识到，既然自己已经成家立业，有了身价，那么在接待来宾时必须显得和蔼可亲，就必须善于交谈。于是，由于一时没有其他的话可以扯，我就问他可是在我们附近开店的。

他回说是的。（我不愿显得一无所知，但是我指望他会提到他出售什么货色。）

我试探着问：“买卖怎么样呀？”他说：“马马虎虎。”

接着我说，我们会上他那儿去的。如果也同别人一样喜欢他那家店，我们会成为他的主顾的。

他说，他相信我们会十分喜欢那个地方，以后会专门去那儿——还说，只要谁跟他打过一次交道，他从来没见过那个人会抛弃他，另去找一个干他那一行的。

这话听来颇近自诩，然而，除了显出我们每人都具有的那种自然流露的鄙俗而外，这人看上去还是很诚实的。

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反正我们俩似乎逐渐变得融洽，谈得投机，此后一切都那样很惬意地、自然而然地发展下去。

我们谈呀，谈呀（至少在我这一方面是如此）；我们笑呀，笑呀（至少在他那方面是如此）。然而我始终保持着冷静——我天生的警惕性，就像工程师所说的那样被提到“最高度”。不管他怎样含糊其辞地答话，我总下定决心要彻底打听清楚他所干的行业——我下定决心要引着他把自己的行业说出来，但同时又不要让他怀疑我的用意何在。我准备施展极其巧妙的诡计，务必要引他入彀。我要把自己所做的事全部告诉他，那样他就自然而然会被我推





心置腹的谈话所诱惑，自然而然会对我亲热，甚至会情不自禁，在不曾猜疑到我的意图之前就把自己事全部告诉我。我心里想，我的儿呀，你再没想到，你是在跟一个什么样的老狐狸打交道啊。我说：“瞧，你再也猜不到，这一个冬天和上一个春天我单凭演讲就挣了多少。”

“猜不到？我真的猜不到。让我再想一想……让我再想一想。也许，大约是两千元吧？不会的，先生，那不会，我相信您不可能挣那么多。也许，大约是一千七百元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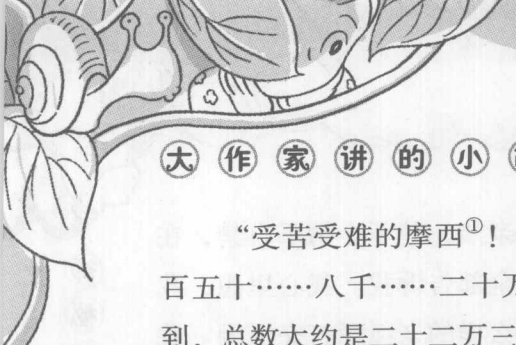
“哈哈！我就知道您猜不到嘛。上一个春天和这一个冬天我演讲的收入是一万四千七百五十元。您以为这个数目还可以吗？”

“啊呀，这是个惊人的数目呀……绝对惊人的数目。我得把它记下了，您是说，甚至这还不是您全部的收入吗？”

“全部的收入！咳，我说您哪，此外还有四个月以来我从《每日呐喊》获得的收入……大约是……大约是……嗯，大约是八千元左右吧，我说，您觉得这个数目怎么样？”

“哎呀！怎么样？老实说，真希望我也能过上这样阔气的生活。八千元！我要给它记下了。啊呀，我的先生！……除此以外，您意思是不是说，还有更多的收入？”

“哈！哈！哈！哎呀，您这真所谓是‘只沾了个边儿’。此外还有我的书呢，《老实人在国外》……每本售价三元五角起到五元，根据不同的装订而定。您再听我说下去呀，您不用害怕呀。单是过去四个半月里，不包括以前的销数在内，单是那四个半月里，那部书就卖了九万五千本。九万五千本哪！您倒想想。平均每本就算它四元吧，总数几乎达到四十万元，我的朋友。我应当拿到它的半数。”



## 大作家讲的小故事

“受苦受难的摩西<sup>①</sup>！让我把这一笔也给记下来。一万四千七百五十……八千……二十万。总数吗，我瞧……哎呀，真真想不到，总数大约是二十二万三四千元哪！那真的可能吗？”

“可能！如果是算错，那只会是算少了。二十二万四千元现钞，那就是我今年的收入，如果我知道怎样计算的话。”

这时候那位先生站起身来告辞。我心里很不痛快，因为我想到，我也许不但白白地向一个陌生人公开了自己的收入，而且，由于听到他的惊叹时感到得意，还大大地提高了那些数字。可是，那位先生不立即就走，他在最后关头递给我一只大信封，说那里面有他的广告，说我可以在那里找到一切有关他的业务的细节，说他很欢迎我去光顾——说他有我这样收入优渥的人做主顾，实在感到骄傲；说他以前常常以为市里也有好几位大财主，可是，等到他们去跟他做交易时，他发现他们所有的那点儿钱只勉强够自己糊口；还说，他确实耐着沉闷等候了这么多年，才能面对面看见我这样一位大阔佬，而且能和我交谈，并用手接触了我，终于情不自禁，想要拥抱我——说真的，如果我肯让他拥抱的话，他认为那对他将是一件极大的光荣。



这一席话说得我心里乐滋滋的，所以我也就不再推拒，尽让这位心地纯洁的陌生人张开双臂抱住我，还在我后颈窝里洒了几滴起镇静作用的眼泪。然后，他就离去了。

他刚走，我就展开了他的广告。我仔细地研究了四分钟，紧接着我就唤厨子来，说：

“扶好了我，我这就要晕过去了！让玛丽去翻那烤饼吧。”

停了一会儿，我清醒过来，就派人到路拐角的小酒店里去，雇

<sup>①</sup> 《圣经》中领导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并为之立法的希伯来先知。这里做惊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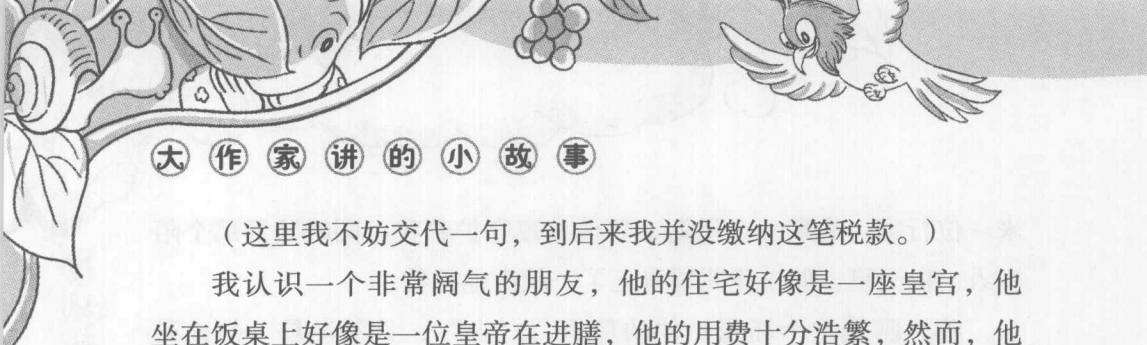
来一位行家，为期一个星期，要他整夜守护着我，同时咒骂那个陌生人。白天里，偶尔我咒骂得乏了，就由他接替。

哼，瞧他这个坏蛋！他的那份“广告”，只不过是一份该死的报税表格——上面是一连串没头没脑的问题，问的都是有关我的私事，很小的字体足足占了四大张纸——那些问题，这里我不妨指出，实在提得非常巧妙。哪怕是那些最世故的人也没法理解它们究竟用意何在——再说，那些问题都经过了精心的构思，其目的是要使一个人报税时非但没法弄虚作假，反而会将自己的实际收入多报上三倍。我试图寻觅一个可钻的空子，然而看来竟然没有一个可以让我钻的。第一个问题绰绰有余地包罗了我的全部经济情况，有如一把伞笼罩了一个小小蚁蛭：

过去一年里，你在任何地方所从事的任何交易、业务或职业中共赚了多少钱？

这问题下面附了另十三道同样刁钻的小题，其中措辞最委婉的一题是要我呈报：过去我可曾由于黑夜偷盗，或者拦路抢人，或者纵火打劫，或者从事其他不可告人的勾当，借以营私渔利，购置产业，但尚未逐条列于收入申报书中第一问题的下方。

这分明是那个陌生人故意要让我上当受骗，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事。于是我跑出去，聘请了另一位行家。原来由于陌生人挑动了我的虚荣心，所以我才会把自己的收入申报为二十二万四千元。按照法律规定，这笔收入中只有一千元是可以免缴所得税的——这是唯一能够使我感到安慰的，但这一点钱有如大海中的涓滴而已。按规定百分抽五的办法，我必须上缴给政府的所得税竟高达一万零六百五十元！



## 大作家讲的小故事

（这里我不妨交代一句，到后来我并没缴纳这笔税款。）

我认识一个非常阔气的朋友，他的住宅好像是一座皇宫，他坐在饭桌上好像是一位皇帝在进膳，他的用费十分浩繁，然而，他却是没有分文收入的人，因为我常常在他的报税表格上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在窘急无奈的情况下，我就去向他求教。他接过了我那些琳琅满目的、为数惊人的收入凭证，他戴上了眼镜，他提起了笔，接着，一眨眼的工夫——我已经变成了一个穷光蛋！这件事他做得十分干净利落。他只是巧妙地伪造了一份“应予扣除数”的清单。他将我缴给“州政府、联邦政府和市政府的税”登记为若干；将我“由于沉船、失火等受到的损失”登记为若干；还有将我在“变卖房地产时所受的损失”，我在“出售牲口”时所受的损失，“支付住宅及其周围土地的租费”，“支付修理费、装修费和到期的利息”，“以前在美国陆军、海军与税务机关任职时从薪津中扣除的税款”，以及其他等等登记为若干。他对所有以上的情况，就每一个列举的项目，都登记了为数惊人的“应予扣除数”。他登记完毕，再把那张清单交给我，这时候我一眼就看到，就在这一年里，我作为纯利的收入已一变而为一千二百五十元四角。

“这一来，”他说，“按照法律规定，一千元是属于免税的。你只需要去宣一次誓，证明这份清单属实，然后给其余的二百五十元付了税就完啦。”

（他说这席话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威利从他背心口袋里摸出一张两元美钞，拿着钱溜烟跑了。这里我敢打赌，如果我那位陌生客人明天来访问这个小家伙，他准会谎报他应付的所得税。）

“您是不是，”我说，“您本人是不是也这样填报‘应予扣除数’呀，先生？”

“这个，我应当说是的！要不亏了‘应予扣除数’项下那十一





## 大 作 家 讲 的 小 故 事

条救命的附加条款，那我每年就得当乞丐，讨了钱去供奉这个该死的、可恨的，这个敲诈勒索、独断独行的政府啦。”

在本市几位最有实力的人士当中，在那几位品德高尚、操行清白、商业信誉卓著的人士当中，就数这位先生的地位最高，于是我毕恭毕敬奉行他所指示的范例。我去到税务局办事处，在上次来访的客人的谴责的目光下站起身来，一再地撒谎，一再地蒙混，一再地耍无赖，直到后来我的灵魂深深地陷入了伪证罪之中，我的自尊心从此消失得一干二净。

然而，这又算得了什么？这正是美国无数最富有的、最自豪的，而且是最体面的、最受人尊重、最被人奉承的人每年都在玩弄的把戏。所以，对这些我都满不在乎，我毫不羞愧。今后我只要少开口乱说，别轻易玩火，否则，我免不了会养成某些可怕的习惯。



### 赏析与品读

马克·吐温所在的那个时代，最腐蚀人心的就是金钱。马克·吐温也是个凡人，他偶尔也会表现出对金钱梦的渴望，就像这篇文章里他对自我财富的吹嘘，但是他的沉迷是理性的，他一边沉迷着，一边又批判着。整个美国社会都在沉迷金钱，上到政府下到民众。所以政府苛捐杂税，富人油头避税，最后备受压榨的就是底层的老百姓，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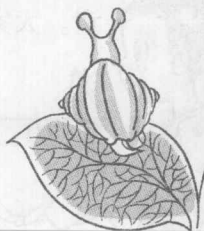
在马克·吐温的夸张与幽默中，我们只能悲哀地苦笑，对金钱的屈服，不是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国家特有的，而是一直随着人类存在，到这里，恐怕是要为全人类悲哀了。



# 火车上人吃人纪闻

● 带着问题读一读，你会收获更多 ●

1. “我惶惑到了无法形容的程度” 什么使“我”惶惑到了无法形容的程度？
2. 陌生人讲述的故事是他真实的经历吗？



不久前我去圣路易斯观光。西行途中，在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换车后，一位绅士，样子温厚慈祥，年纪大约有四十五岁，也许是五十岁，在一个小站上车，然后就在我身边坐下了。我们谈笑风生地山南海北闲聊了大约一小时，我发现他非常聪明，富有风趣。他一听说我是从华盛顿来的，就向我提出好些问题，有的是关于某些社会知名人士，有的是关于议会中的动态，过了不多一会儿我就看出，跟我谈话的这个人十分熟悉首都政治生活的内幕详情，甚至了解参众两院议员在工作程序中采取的方式、表现的作风以及仿效的习惯等。又过了一会儿，有两个人在离开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站立了片刻，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

“哈里斯，如果你能代我去做那件事，老兄，我会永远忘不了你。”

我新结识的朋友高兴得眼中发出了光。我猜想，这两句话勾起了他对一件幸运的事情的回忆。接着，他就沉下了脸，好像堕入深思——几乎显出愁郁。他转过身来对我说：“让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吧；就让我向你透露一件我生活中的秘事吧，自从那件事发生以来，我还从来不曾向谁提起过。请耐心地听下去，答应我不打断我的话。”

我说我不会打岔，于是他讲述了以下这件离奇的惊险遭遇。他说的时候，一会儿很激动，一会儿很愁郁，但始终带着感情，显得那么一本正经。

### 陌生人讲的故事

“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我搭上一列开往芝加哥的夜车，从圣路易斯出发。车上总共有二十四位乘客。没有妇女，也没有儿童。大家都兴致很好，不久就结识了趣味相投的旅伴。看来那次旅



行肯定是愉快的；在一群人当中，我想，谁也没有丝毫预感，会想到我们即将遭遇到的那些恐怖。

“夜里十一点，雪开始下得很猛。离开了韦尔登小镇不久，我们就逐渐进入无限辽阔的、荒凉悄寂的草原；它远远延展到朱比利居留地，极目望去，看到的是一片萧瑟景象。没有树木或小丘的屏蔽，甚至没有零乱的岩石的阻隔，风凶猛地呼啸，卷过一马平川的荒野，把前面纷纷扬扬的雪片像怒海上波涛激起的浪花那样吹散开，雪很快地越积越厚；根据火车速度的减低来推测，我们知道车头在雪中推进时越来越困难了。可不是，大量吹来的雪堆积得好像巨大的坟山，横挡住轨道，有时候发动机在这些雪堆当中完全停了下来。大伙无心谈话了。刚才那一阵无比的欢欣，现在变成了深切的焦虑。每个人都想到可能被困在离有人家地方五十英里以外茫茫草原上的积雪中，并将自己沮丧的情绪感染了所有其他的人。

“凌晨两点，我觉出四周毫无动静，就从反侧不宁的睡眠中惊醒过来。立刻，我脑海中闪过了那恐怖的现实——我们被困在风暴吹积成的雪堆里了！‘大伙一起来抢救呀！’于是所有的人都跳起来响应。一起跑到外边荒野中的夜幕下、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层层浪涛般的积雪里，漫天席地的风暴里，每一个人都开始迅速行动，意识到现在只要浪费片刻时间就会毁灭了我们所有的一切。铁锹，木板，双手——所有的东西，凡是可以清除积雪的，一下子全都被用上了。那是一副阴森可怖的景象：一小群人，一半在黑糊糊的阴影里，一半在车头聚光灯的强烈光照下，像发了疯似的跟那不断地堆积起来的雪厮拼。

“短短的一小时，已足以证明我们的努力全都是徒劳的。我们刚铲去一堆雪，风暴又吹来了十多堆，堵住了轨道。更糟的是，我们发现，车头在最后对敌人发动那一次猛攻时，主动轮的纵向轴